乾隆四明圖經

四明圖經卷九 宋元四明六志弟九

宋 張津 等 撰

育王廣利寺宸奎閣記 蘇軾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浄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出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

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
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
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
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
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
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
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
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
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葢常以藉
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

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天下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閌

今皇帝以英睿之資偶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銳志底平逮紹興十有二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是冬有詔興太學以臣閌爲國子司業越明年春賜對便朝首被聖訓今日偃武修文蓋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且宣諭所以選用之意臣學術闊疎大懼不足以當師儒之任然敢不勉勵以數休命遂奏臣昔爲太學諸生嘗獲恭覽累朝宸翰於御書閣今捌於學願陛下親御翰墨加惠多士上可其請尋命臣入侍經筵一日進講畢上從容謂臣曰聖賢之言蓋有深意朕每罷朝未嘗不觀經史子傳

日書數紙漸成部帙將以次降出臣拜手稽首曰陛下
聖學方日日新豈惟學者有榮耀焉顧臣不肖何足以
奉天子五學之遊實天下幸甚於是師臣請刋石於國
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宮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
明距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焜耀海隅
而郡學棟宇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懼䕶持之
弗虔無以稱上賜教官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即舊基
爲閣而以御書鎮之議既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
成於己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其事臣琛以屬臣臣
歸休于里復覩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下猶治一身

其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石也人不可一日不飲食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病既除則飲食宜復如故是以帝王之興有不得已而用武者及既平定則必歸於文治前聖後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既取新室以興建武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尚柔道數引近臣講論經旨率至夜分不以爲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哉治道所歸自宜然也恭惟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帥以履帝位而天人助順戢九兵以康光民而華夷歸仁於是蒐舉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祕閣以儲遺書任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同者至於留神

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爲未廣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羣目玆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及哉臣愚不佞獲知與學賜書之本末敢拜稽首以不腆之文託名爲不朽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朔臣謹記

重修御書閣記

戴覺

中興天子以柔道理天下留意稽古禮文之事肆筆成書雲昭漢倬刊之翠玖與六經並傳龍錫成均徧頒侯甸悉創閣以謹其藏四明御書閣規模雄偉甲於淛東

肇建於紹興戊辰歲務在速成不暇擇木屹然數柱上貫層梁閎時未久蠹腐弗支生師所處日夕惴焉非所以稱臣子尊奉之意臣覺承乏典教首請於郡願易而新之守臣姜師仲清心奉公慨然曰是豈可因循乃卽委官度材之美募工之巧役不旬日輪奐一新爰卒僚屬涓辰奉安飛榮四翥江山助姸瑰函寶軸交相輝映縉紳韋布歡忻鼓舞而相慶曰偉哉煌煌乎不朽之盛事一方之壯觀繼自今以往神物護持其萬億年無有壞先是閣有記臣謹拜手稽首紀重修之歲月云紹興二十七年秋七月謹記

重建州學記

李璜

四明據會稽之東抱負滄海枕山臂江重阜崇嶺連亘數千里其浸不淫於海而潴以爲湖山川之勝雄傑茂異所以人材英拔比他郡爲甲至於後進縫掖往往氷玉秀整廉利好學蓋自祖宗以來名公碩儒文詞爲諸儒倡者搢紳至今誦之郡舊有學制度甚偉建炎胡虜之禍鞠爲茂草而先聖之殿僅存扶持傾欹不庇風雨荒榛斷址使人愴然懷舊而悲焉今新昌石君延慶光錫學問淵博逆中三科四方望風欽矚願得執經席下以丐餘論紹興五年實掌是邦之教事居無黌舍食無

粱肉水火器皿之用凡百不備學者猶且負笈而來棲於敗屋之下絃誦之聲不絶蓋其風俗好學如此會太守仇公以次對出鎮恭致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歲時嚴奉牲幣盛服搢笏祠於庭下將事既畢延見諸生酌以酒醴每病餼廪不充以爲公私之患明年政成迺斥公帑百六十萬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始益賦入助其供給復以估𣙜廢材瓦木竹杆凡廿萬九千六百有奇益以調度之餘四百萬錢以爲梓匠丹堊之費初立重門兩序敞其後以爲講議之堂葢其東以爲庖湢之舍閈閎深麗翼瓦飛甍神位像設籩豆俎簋煥爛一

新於是泮宮之制具體克備既落成率諸生行舍奠之禮是日鼓舞歌詠莫不稱頌仇公之德又以石君超詣之材屑於細故針抽縷積以至於斯也竊嘗謂古者有國有鄉必立學校葢非苟然而已以爲君子之居而禮義之所從出也爲諸侯者於此虖受成遣師以服遠人爲士大夫者於此虖游燕休息以議政事執政者又從而究其言善否因以改行下至遊士胄子編戶庶民莫不雍容進退於斯講求先王之道皆得與於禮義及其秀傑頴脫則又論而升之俾之爲天子政事之臣此所以學校官府初無二體而三代之上家塾黨庠遂序國

學如是之設也後世先王之道不明武吏以殺伐暴悍爲能文吏以薄書期會爲重其間深文刻害便法自營者則悠悠之譚指爲廉正怙其鷙忍以投時好如蟲食木中傷敗冲氣卒至穿穴侵漏與本俱顛而莫之知也大抵自漢以下承暴秦之緒維持固結之道一切主於法令劫持天下使不能去無復父子君臣之愛一旦潰敗不可斂梜誠以平昔用法便文之積也今承漢唐之後去古益遠爲吏者視斯民如仇讎居官者指公府爲傳舍朝夕從事米鹽刀錐之末爲治之道追胥箕斂耳非復有文學禮義之說也至尊憂勤於上隆師重傅以

明先王之道而六經之旨不行於士大夫之間處心積慮官遷留滯而止士之游於庠序者裁決經史取青媲白以待有司之問更相告語惟恐趨赴功名之後此道之所以不明而先王之跡幾於熄也如是而望風俗之醇厚億兆之孝悌忠信難矣郡之有學始曰禮義而先王遺風餘訓標準在是爲政者尚指以爲不急之務亦已甚矣四明環地千里浮屠老子之宮無慮數百區窮極土木以享侯王之奉然以州郡之力學校之事求數十楹以庇其徒而藉難勤勩積歲十數不克有成豈可歎也今仇公適丁搶攘之際撫臨一方未及報政而公

私便利風化醇厚無廚傳過客之事而有恭儉率循之
益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懼姦宄小人知所畏憚而不敢
自肆是以風颿海舶夷商越賈利原楙化紛至遝來波
濤讋伏山谷休靖盲風怪雨不敢輒作廼能於此之時
以其餘力及于學校養育人材用爲異時興起太平之
資其所以忠於國家惠其儔類之意深矣又能斥其帑
藏之積勉勵郡寮上下協同以濟登茲其用心可謂知
所先後不忘其本者哉雖然善始者未必善終能作者
未必能述今公於此可謂勤矣若夫因卑爲高積微至
著使之日增月益以至熙盛則又有待於後之君子賡

繼存愛之而已此則仇公之意亦郡人所望於來者也
故併書之以告紹興七年季冬閏十月甲申謹記

重修州學記

鄭耕老

國朝慶厯中詔天下皆立學按唐貞觀詔州縣作孔子廟四明學區暨建炎火於胡僅存先聖祠貌有斷碣三考唐開元封文宣王太和七年始立石紀所封遺製廟經寇毀貞元四年刺史琅琊公重建刊石文有追賛明皇者太和四年修廟六年亦誌於石今登科記述天曆中李侯夷庚崇庠序父老傳移學於州治東北即李也邈乎罔究經始之日至改作續修境與貞觀慶厯相先

後紹興七年郡將仇公徽學燬建炎之厄乃建門結堂
翼以齋館蕩穢披榛未遑宏圖更二三紀新故等敝耕
老辱典教具聞於府君趙公闢學力欲興之未及而去
越明年直閣張公下車復疏曲折以請公喟學樂儒隨
假之資鳩匠市材惟恐後蠹者撤撓者易支傾墁罅葺
髹欄楯有儼其新使人生敬以乾道三年六月辛巳始
事閱月既望訖工率諸生釋菜奉安晬容畢禮歷階升
堂行揖遜講中庸申以泮水士儒歡喜芹藻生春耕老
職乃事不敢不謹書以詔將來云謹記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庠

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士釋菜序拜於郡庠禮也明之爲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于胡自爾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始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州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

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老侑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澡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務而禮非所先葢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遇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劫劫於米鹽

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閒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
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
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
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
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
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
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

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爲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以祀孔子天下斲木摶

士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厤五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御名堂其中帥

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御名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

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修九經堂記　李閎

上即位之明年九月閏自虞部郎中乞守茲土乃得亳又明年十月自亳被命來領郡事一日會賓客於東園之嘉燕堂視其北有遺址荒焉問諸老吏云九經堂基也舊記在焉於是取諸頹垣積壤之間碶滌而觀之乃殿中丞陳侯充之文也陳侯當淳化二年爲州於此方太宗皇帝以聖謨神斷承藝祖經綸之業以德以功克

集大統散戎馬於寬閑之野休生民於耕鑿之鄉窮日月之際極舟車所到乾旋坤動霆擊電掃四海之內稽首畢臣乃張治具謂治之本莫先於儒術宜公卿大夫以及守令討論經傳講求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庶幾太平之盛比隆於三代也由是詔以九經賜荊楚湖湘江吳杭越閩中嶺外諸郡而明獲預焉陳侯戾止見所賜書咨嗟抃蹈戴仰天子之休遂飾廣廈以藏之名曰九經堂然明於是時更五代干戈之亂幸錢氏保完而歸聖宋撫育涵養生齒滋夥而學者尚少歲磨月礪爲士者日衆善人以不教子爲愧後生以無聞爲恥故

負笈而從師友執經而游學校者踵相接焉州舉進士較藝決科者又相繼而輩出則賜經示教豈不粲然明驗哉況自浙以東農桑自足而訟少事簡明最爲樂土者亦風化薰陶使然爾然余於此竊又有可歎者蓋事久則弊且壞者莫不爾自淳化二年迄於今纔百年而九經既散失無有明之衣冠亦不復有知者堂亦廢而草木茂焉可以不修乎哉乃率入官之棄材鳩無用之軍工鑿沼畚土增高舊址如臺而新之且購九經置其間使士民復見太宗之遺訓與陳侯經始之迹而時與士大夫游焉若乃四時登覽之勝江山所得與夫晨昏

之間晦明之變景物錯出不可得而名狀者則有諸君
題詠焉元祐□年□月十九日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閌

惟我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越錢王假首奉表修
臣職旣又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十有二年
未有職司於王室遂爲之請命于天子有詔飭有司加
優禮升其州爲節鎭寵以奉國軍號册命億爲節度使
以顯異之於是四明始知有天王之命按舊圖牒其地
濱海止於覊政前此聲教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晉鄭
人物著見於世逮太宗朝諸所僭僞悉歸輿地車書旣

同乃改元淳化詔頒國子監九經於新附諸郡而四明又始被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喜於王化思有以聳動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樹於子城東北隅乃錢公億所𠛬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鎮以賜書名之曰九經堂以風示千里其稱述帝德歸美報上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經術談王道實始於兹而爲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未幾風移俗易雍雍然詩書禮樂之邦信乎一變至於道自時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長而安之自謂性稟固然殆不知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嗣而葺之者間亦有人惟元祐五年太守李公閎盡革

其故而鼎新之上以彰膚化下以勸學者其規模壯麗多見於辭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於兵火又十有九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徐公輙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朝廷仁厚寛大之意政務静重期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基而慨然曰郡有此堂事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財邪今國家念貽謀之重務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民不知役此何憚而弗爲乃以程畫付屬吏之有幹理者曾不踰時工告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美而形於歌詩者又能茂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閎歸休於里獲登斯堂媿不

能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旣固辭不獲命竊惟聖
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修俎豆輿學校而新館
閣凡稽古禮文之事率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
石經于太學頒墨本於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
光于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御書
則公之此舉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才繼與與發越前輩
相與從容思古念舊而推尋本朝涵養所自來然後知
是堂之復自宜特書以詔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
謝謹記

逸老堂記

莫將

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世者必不竢招而來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也非氣也識也故識非學之所可致亦非氣之所可使其始稟之於天渟涵靜默燭萬物之理而不昧平居固已陵厲清浮俯仰宇宙視世之富貴顯榮若將浼我凡隨所遭而暫寓者豈復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偕傅皇太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樂身於宣帝之時而龔勝薛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居之世管寧抱道懷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蒪羹酣飲謝事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

相去遼邈矣葢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眞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學邁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絕人遠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思帝愛其才忤高力士擿其詩激楊貴人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驁江湖間終其身季眞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爲贊賜之肅宗爲太子遷賓客授祕書監天寶初上　病遂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以居初二子爲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網毒痡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淸粹顧不滅盧絢季眞風流文

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凰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鵬已游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絶人遠甚者也季眞於長安一見太白呼爲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卽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予爲謫仙人蓋實録爾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窈冥者矣世稱中州清淑之氣所鍾則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積鬱其間當生魁奇才識之民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鄮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爲州與嵊姚嚴婺並

總於越八年廢鄞爲鄮縣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鄮置明州取四明山爲名寶並東海眞淑氣蜿蟺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眞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眞爲鄉人予爲明州一年得湖上荒地爲堂以太白所稱季眞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眞之像於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鸞觴而想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巳亥年嘗遇季眞授以至訣言季眞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簽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偏於人聽則季眞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許宣平每往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去亦十

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李眞不時來還此間耶紹興十四年八月日謹記

慈溪縣淸淸堂記　徐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黃公巖明漫通刺謁之公倒屣迎門倍越平生好頃之延余一堂榜曰淸淸懸高原面廣野基宇聳壯丹靑煥飾周旋熟睨見平蕪散緑修竹環翠孤郵落照而飛煙有無遠水斷霞[illegible]白鳥上下余謂揭堂之名殆以目之所寓者歟公笑復之曰非也將水禽嘲哳松籟悠颼艇榜絶湖而漁唱數聲牛羊下坂而牧笛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曰亦非也抑訟息

庭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蠻爐一慮不生萬緣俱滌終日寓之而忘身之在仕途堂之爲公舍殆以意之所適者歟曰皆非也蓋淳化中有賢令張公叔達綽著彊明茂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時太宗皇帝璽書敦奬先詔尚存後人惜其清名慮久湮沒無以勸後迺建堂揭榜目曰清清俾游息是堂者睎仰前轍脫不能與其抗衡並馳抑終不失爲自好者矣予自領邑見其柱礎傾欹棟梁蠹腐稍不葺完必將頹廢因念召伯之棠尚戒翦拜況棟宇乎遂鳩工掄材增卑廣狹整欹易蠹爲一新之不惟不墮前人之志抑將永君子之傳

余聞其言懮然自媿逆料鄙淺因嗟先王道德之澤熄入而從仕者多失已於物以自投于苟賤不廉之地間能潔廉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欽尚往往指誚方僻反形訾謗廉恥之風冥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嚴以御吏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已較德計功未容遽觳余謂揭名清清不特謂其清之又清良以張公著於前黃公繼於後揭名淸清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二公之德淸矣要能盡其在我者也若東漢范孟博亦少礪淸節及出爲淸詔使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汙吏聞風皆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

施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噫俾二公擴充其所爲以加諸彼奚古人之難致孟子不云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公其勉焉因囑余爲記故述其意以書之公字巨濟戴溪人也宣和二年十月望日鄞川徐璋記

重修善政侯祠堂記

蘇　爲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祭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祭之是知聲光垂於簡編德馨享於廟食者豈徒然哉善政侯瑯琊王公諱元暐册封之典圖志載之備矣按有唐

太和年出佩銅章字人海微時屬承寬之後躬行皁俗之化以勤儉誠游墮以誠慤敦孝慈貪夫斂手於袖間暴客屏跡於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惸獨有依他民愁歎我則民諳乎讌樂他民凋弊我則民豐乎衣食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不若採石於山爲隄爲防迴流於川以灌以溉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故自它山堰溉民田者凡數千頃得非謂法施於人乎能禦大災乎則侯之爲政也易俗移風惠其生民沐義浸仁澤及來裔使永永之世猶受其賜者

不可勝數則子由治蒲之政西門投巫之酷諒有慚德
矧今海縣宴淸哲后求治一同之任非賢弗居太博王
君輟玉筍之班假墨綬之秩去民之害必杜其漸與民
之利必臻其源他日鄉侯之德聲謁其祠庭則門榛砌
蕪曝露尤甚乃歎曰將何勸乎民吾將新之吏忻民懽
風動草偃擇材揆日經之營之於是遷祠之基比堰之
上使泛舟者賴其德力農者懷其恩覩其廟貌翬飛軒
墉蔽虧及其庭也則若聆乎片言升其堂也則如聞乎
七緌我乃潔誠端簡享神於祠是使遺愛之道載彰嚴
祭之禮斯備在江之滸祐我蒸民嗚呼侯之生也以子

男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沒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留其神向若爲唐鉅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則貞觀之風不爲遐哉知縣太博聲播乎淸華德施乎疲俗景慕先哲樹之休聲庶使享斯廟者知仁政之可尙也爲通理侯藩備熟徽烈俾旌如在無愧直書其祠堂之棟宇官吏之名氏請附之碑陰時大宋咸平四年歲次辛丑六月初伏前一日記

李陸二公祠堂記　　關杞

東平呂君獻之爲鄞主簿之二年新錢湖之六隄屬節度推官石君聲叔刻辭以紀其詳而又考迹其初不忘

前人之功俾揭示來者乃立李陸之祠于其隄之傍始唐天寶開邑令陸公南金闢湖之廣爲渟滀灌浸之饒歷宋天禧中太守李公夷庚補其舊之廢址增築全固經畫以制使數鄉之民雖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憂二公之功及乎明民可謂深且厚矣然而民之安饗其利無歲時之報是亦忘前人之施歟況于其法又宜祀之夫民莫不樂生而安業惡勞而就佚朝廷責任於守宰者不獨愷悌其政亦將資以深思遠慮厚其生殖物物各遂其養故風俗美而禮誼行田里安而訟獄息余觀循吏之治有功德以加于民者必久而見思蓋

以功則安而久以德則服而化雖相去數百年猶想仰其風采豈不盛哉孟堅謂黃霸等廪廪然庶幾有德讓君子之遺風則二公之烈祀之而無愧焉若呂君之廑奪于衆多之議而卒就其功又能表二公之祠以勸于後它日明民之懷思亦足以繼二公之賢故余爲之書而不敢讓治平元年四月初三日觀察推官監船場關杞記

廣生堂記

朱翌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質慈厚術智通練府不生事野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菽麥既登秋稼倍

常颶風駭浪不作海行可宿席展枕安稚耋說公撫我似邵父杜母乃復放生池於西湖仰祝無疆聖壽以廣福院奉香火衆寓客月七日帥郡人挈水族合誦經呪梵唄鐃鼓縱之湖脫砧几鼎鑊其樂宜如何銜懷恩施口不能言耳又刻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處眞度滄州閭後爲堂供佛作證眞戒律精修檀施効力堂成乞名于桐鄉朱翌名之曰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德曰生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太和陶育物物熙熙遂性樂生長無夭札承流之吏仰體聖主大惠布之天下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人君深居九重未嘗不欲薄

刑輕斂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洽于民心使四海被實德必良刺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儻一飯之設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憯怛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微使有夏之德見于咸若文王之德見于於物守臣之義畢矣川川泳鱗游皆爲壽祝施者有常而報者無窮嶽峙川增又豈有旣乎乾道元年九月一日

豈庶堂記　　趙省

右朝奉郎宋侯子剛治鄞之三年政成民和上下安習凡所施設不待教令而民聽巳孚訟稀事簡公庭肅然

日以優暇乃卽廳治之東爲堂三楹以眎事以延客以休其餘日鳩工命材棟宇輪奐官不知費民不告勞經始於辛巳仲秋竣事於是年季冬落成之日因取顧覬之宰山陰之政榜曰晝簾隱條之爲是舉也非夸大以掠美誠得所謂名者實之賓與夫民不難親也惟平易能近之民不難化也惟寬厚能服之平易貴淸淨而不擾寬厚貴豈弟而不暴以是施於有政使之無訟也又何難焉今晏眠而擁黃紬卜晝而酣醇酎文書堆案漫不省顧以是爲平易謂之食焉而怠事可也經費常賦慢令失期獄訟簿書一眎成檢以是爲寬厚謂之縱吏

以虐民可也苟如是則寄百里之任者心逸而體胖齒負販之列者悼屈而無告引利償害其自爲謀則善矣獨不念學道愛人之語乎惟宋侯之理鄞則不然旦起據案訟牒山委勤勤致詰曲盡其情催科調斂示以期會下皆奔走而樂輸曾無追逮之煩宜其政平訟理庭無留滯方覬之之治如天冠地屨豈但彷彿其流風善政而已蓋山陰在當時戶不過三萬其縣用無事晝日垂簾特折枝之易耳鄞自西漢距今號劇邑民夥訟繁十倍山陰宋侯方且慕仰之若是可謂廉於取名者矣于時國家有邊事州縣簡料兵壯預備儲峙以應上之

求常苦不暇給而侯能多多益辦如王夷甫在元城時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其材力過人遠甚若乃吏退身閑賓僚畢集彈絲綺以舒懷對紋楸而坐隱壺觴相命歗歌嬉娛此在它人當劫劫而侯之樂獨有餘亦足以見游刃之所及矣異時第最天朝登名史氏號居循吏之目當以鄞治爲先宋侯名應子剛其字也眎大丞相莒公爲三世祖精於吏道飾以儒雅不圮先世之餘烈云紹興壬午閏二月既望

重建經綸閣記　徐度

或謂君子之仕爲醜邑既去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在古

或有後世則難而邑其尤也何哉古之爲邑位均子男南面聽事生殺予奪悉繇以出而無有齟齬於其間故得以行其志後世爲邑品秩卑而法令繁品秩卑則選任輕法令繁則牽制衆以秩卑之吏而迫於繁令之拘其治効之難成固宜是或一理也而未之思夫君子惟無仕則已仕則未嘗擇官也居是官也則必事其事就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上可以裨於公下可以及於民安有難易之時云乎惟怠者將以遂其媮則常以不得爲自解誕者將以肆其夸則常有所不屑也胡不以聖人之事觀之乎昔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

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固覆生人之器也顧屈爲一邑而諄諄於教化如此惟其無有不屑之心故歟且迹夫聖人之所爲其稽之當今之法令皆明示勸獎而誘使爲之者也故相國荆文王公慶厯中嘗以廷尉評事來爲鄞令于時年甚少氣甚銳而學甚富其志意之所存遠矣蕞爾一邑固區區者宜若無足以爲而公初無不屑之心日夜惟以爲民興利除害爲事距今葢一百九年矣而其所興造之蹟尚班班可考遺民子孫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蹟而懷思之是非眞

知學夫聖人之爲安能及此宜邑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初公既沒當元祐中爲令者嘗因邑人之思即治所公昔燕休之地作爲重屋肖公之像而祠之名曰經綸閣中遭兵火久廢弗復紹興二十有四年公之弟校理府君諱安國之曾孫迪功郎燁來涖茲邑自以獲踵其先世故治爲榮覌規焉推前人之心以施於治不敢少自怠弛居無幾何邑人安焉相與言曰文公之德邑人所不敢忘也而公之諸孫復來治我就使無意於民猶當謹以事之況其賢稱其家哉惟是經綸之閣久廢未復其何以示吾子孫而慰吾大夫之思矧朝廷清

明郡政安靜治新斯閣今也其時乃鳩工聚材而請于
太守貳卿王公公方以儒術爲治亦樂夫有助于教化
也而許焉閱七十日而告訖功凡材甓甎坯葦竹之費
土木工人之直一出於民之願輸而官無所預焉既而
燁以書來告度曰閣之復也非我實使之民惟吾家相
國之不忘是不可以不有紀述也子於我有連其爲我
書其事度辭謝不敢當書再三返而請益勤曰吾石具
已久待子之文以刻乃爲敘邑人所以不忘者且誌歲
月焉燁字子華謹飭好學能守其家法者也紹興二十
五年二月旦日

衆樂亭記

邵亢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詔以四明太守錢君入直左右使至之日抵書其友丹陽邵亢曰我雖治明之日淺然於明人爲無恨矣歲和穀穰愁歎息而驩豫行我樂與衆人之樂而中之爲之亭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衆樂名焉吾友爲我紀之既辭不獲命矣其詞曰明治故鄮浙海之都厥初導江源于南山釃爲漕河以入于城吳越擅國兹爲輔州率常近親以守以謀湖枝于河蓋數百畝中爲亭觀卉木洲嶼于今百年下下高高頹圮壞隳存者一豪維時錢君來守此邦此邦之人曰維政刑

毋枉于直曰維教化日遷於艮山樵水耘濟之阜安陶然太和歲以有年邦人怡怡並尋于娛君曰從事與是同好近而勝者莫湖先焉茀者闢之窪者隆之昔賦吏租削而捐之剏為飛梁於以往來合為大屋鱗舒翼開遠峀近峯煙矗雨靑水流庭階激激有聲君曰從事盍往落之荷芳芰盤鳧飛鴇飜飄浮滿前凡州之人月維莫春聯舫接艦肴酒筦絃來游其間環隄彷徉風於柳楊夕以忘還明人之變惟使君是求明人之樂惟使君是度樂乎樂而不與人同樂安在其為樂哉它山之石以鑱以刻以告後人尚識其略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戊

戍譙記

三江亭記　　潘良貴

四明在浙東最爲瀕海宜有瓌奇偉特之觀快登臨者之心自余到官二百餘日所向局趣狹陋殆未之見一日送客至東門循城而行大江橫其前翠山拱其外島嶼出沒雲煙有無浪舶風帆來自天際又州之井屋左顧右盼盡在目中余欣然曰噫嘻此明之絕境也於是作亭其上以爲郡人遊觀之所夫天下幽巖窮谷高人逸士之所盤困不可以一二數若通都大邑顯顯在人耳目者不過有美堂岳陽樓滕王閣數者而已湖湘樓

閣之盛余固未嘗登覽至有美堂則去江湖遠竭目力而僅得之非若此亭可以坐觀而俯揖也然余之好惡取舍出於私見顧未必公當俟倦游之君子徜徉而賦優劣焉江之東舊有亭名三江更兵火壞不復存此亭之成人謂盡得三江之勝因取其名而榜之亦從父老之願也紹興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謹記

重建鄞縣記　　李璜

明之爲州統五城鄞爲太守治所令日趨府議事退而振棊決遣自朝至于日晡衙衙維謹不敢有所操縱縣爲鄉十有三爲戶三萬九千六百有奇民富於稻蟹之

利地大物萃則訟牒日益衆祁寒暑雨少不能如期輒
以病令坐是縣率無良聲爲令者幸無事及官滿罷去
以爲得計建炎胡馬之禍公宇焚于兵火已酉距戊午
十稔更數政睥睨不敢措手治寄于佛廟皁隸與浮屠
雜居雖民亦病之會太守周公下車之始詢咨衆庶做
事一新寛大之政既行和平之氣亦通慨然銳意有所
興作莆陽顧侯爲令於茲盜二年矣日與丞簿率勤敦
勸欲以仰奉太守之意而二君皆儒者愛民習事與令
處相得歡甚條教之行靡有留礙邑人既悅於政思所
以報稱守令之德咸願推其贏餘以助工役乃克重建

廳事大門公堂於舊治之基翼以兩序殿以寢室吏舍
犴獄簿書泉貨咸有處所丞簿二居輔於左右於是高
明雄壯始稱邦君子男之尊雖令之賢否不繫於居處
之高庳然使民自遠而至有所瞻覩崇其閈閎以別隆
殺之分則棟宇之制不爲無助焉初侯之爲是役也道
路頗憂之以爲艱難以來公私掃地赤立乎昔租調之
貲羸弱編戶或不能如式而輸爲吏者至迺疲于簡對
何暇月積歲緒以有易無雖僕竊居於是聞其經始營
之亦竊疑焉未幾閱月土木之工畢立爲屋百七十有
三極役不及農夫財不出經費不動聲色而制度顯設

宛如舊貫僕然後知侯之果能有爲也昔卓茂爲密令有所更張吏民笑之雖鄰邑亦以爲嗤誚茂治事自若居數年道不拾遺嚴詡爲潁川以柔懦名朝廷必選剛猛代潁川之民當有偃仆者大抵世俗之論喜爲奇怪新好之說而亟疾苛密之人往往以輕儇事見稱至于君子長者欲爲平易之政則悠悠之談必深疑焉或未及施而罷去或平居不甚可意去焉而號于苛刻之令然後更相思慕之者多矣顧侯詳練謹默務爲循常之行不爲表襮以取名譽賓客干請未嘗有所許可至有偶坐終日不忍啟齒而退者其以身任怨

必則法令如此其視毀譽之來泛然若亡所喜愠爲治既久獄訟衰止平日不快於心者亦不能有所軒輊竊意古所謂居官無赫赫名去而見思者蓋如是也然而乃能以其餘力爲後人無窮之利心計默識質而後發民不告病事以就緒是不可不書以遺來者縣既落成屬僕爲記僕辭以不敏不足託顧侯曰先生無求於世其言可以信於後人僕亦自謂老於文字直書事實以紀歲月於義有所不可辭是愧惡而書紹興九年春正月丙戌謹記

慈溪縣修縣門記　馮槻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御名
夫愛莫如父子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也其堂御名之難
若此彼公廨之居不過三歲一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
肯堂而御名者十常無一二豈其自賢不肯規隨以躡其
後哉蓋土木之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故
率以此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塗罅以爲苟完計非才
力有餘恢恢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哉慈溪有
邑舊矣自泉南崔公熙易新正寢之堂逮昔陽方公巨
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其基御名之成有不竟者
請終之公辭以延來者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權

攝數易未暇調而來者正席未煖部使者問會稽黃公濤仕以才著請辟于朝即被命而上曾不拘格於銓部寶宣和改元年八月朔也公旣晬事私不受謁姦不容匿問民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野而有材者願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往往出於方公所基之外條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之即其欄楹以爲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二十有四楹左以奉五土之神右以列五鄉之司又徙諸吏出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煮海之職仍處

煙嶼樓校本

其中盜讞議之窖貨泉之聚尤所重也爲工於明年正月己酉越二月己亥告休而落成其程工計日不愆於素也如此大抵民既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待吾戶到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直美夫輪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焉於以知公之才強且明也或謂從諸司於中門之外吏得以自便公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曰古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中門之外猶在吾域中乃懸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給以賞其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閫必也朝入而暮出閫有訟者入與吏俱會日未昃而

曲直決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移或不得已而呼追之止揭姓名于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掛牆壁而已然則斯門之設豈特限吾吏之出入哉嗟乎自元祐初迄今三十有餘年所歷令尹多矣其基御名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難也雖然前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而去此孰挽而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閒得非天祐吾邑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前人下車未幾不待次而舉邪自茲以往公之所以利吾邑與夫邑人之所以望公者未易逆數則斯門之成宜未足為公道然未幾而報政則擢而進用之其所以設施於天下必有大

於此者率自今始邑人馮覲每造諸公之門而登其堂故審知其始末乃敘而爲之記

又新校一葉

記

重修州學記　具聞於府君 劉本府下有使字

慈溪縣學記　而學士者或不預焉 成化志學下無士字

重建經綸閣記　而慰吾大夫之思 劉本吾下有賢字

三江亭記　此明之絕景也 劉本明下有州字

四明圖經卷九

鄞　徐時棟校刊